走进浅冬

童如珍

塞北藏南的漫天飞雪
舞动新的一季冬
北京香山红叶
江南金黄稻粟
熠熠闪亮秋意浓
云桂连粤闽
一片春色尽葱茏
琼崖海湾边
三角梅花开正艳
摇曳身姿吻暖风
大江南北，浅冬风物
烂漫，葳蕤，幽阒，素雅
演绎四季景不同
走进浅冬，赏心悦目
思绪天马行空
眺望茫茫田畴
农人不闲忙冬种
播下来年五谷丰

拂晓

曹会斌

白露铺在原野，风淡云轻
溪水顺着村子流淌
晨雾一点点散开
田野被晨光悄然唤醒

父亲扛着锄头弯下腰
刨开潮润的泥土
我在异乡街头看着落叶盘旋
老家的风，翻过山岗落在我肩头

红墙灰瓦的村落里
炊烟慢慢升起
漫过矮墙，轻轻托起
整个清晨的安宁

枫叶

王廷俭

秋风拂过天际时
你是飘落的天使
又把绯红的唇印
烙在大地母亲的诗行上
树下铺就橙红色的请柬
邀请来自太空的朋友
在落叶归根的时候
跳一支告别的圆舞曲
以后的日子里
你用整个冬季的沉默
亲吻着树下这片多情的土地

完整的秋

丁玲

不过是一半山坡
一片草枯黄
不过是买了半山秋意
喝了半生的酒
我记住了整座山的轮廓
迟疑，视野的盲区
其实，我知道
山的那边也是秋天
我要用石头上的印记
拓印出完整的秋的模样

贝壳里的海

于晓斌

自从那枚贝壳被放在
书桌的角落，潮声
从此就变得很轻很轻
贝壳里有海，妈妈说
我把海放在你身边了

在静谧的深夜里
我把它贴在耳边
想听大海爽朗的笑声，可贝壳里
一片寂静。但我能想象
贝壳看到的鲸鱼　喷吐出的高亢的水柱
没有脚的珊瑚虫，自由地出入
沙滩堆成的城堡
以及城堡里住着的童话

航行的船，是一条漫游的鱼
我仿佛　已闻到腥咸的海风
而海水，却始终没有
漫过来

从采诗官到记者

聂楠

每年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是近代报刊兴起之后才有的职业名称，可追溯到千百年前，早已经有一批人，拿着纸笔奔走四方，留心世间百态，把普通人的声音、朝堂里的动静，如实记录、辗转传递。他们没有“记者”这个名头，做的事，却和今天的记者有不少相通之处。

周代的采诗官，算是最早扎进乡野的记录人。按《汉书·艺文志》所载，古时设有采诗之官，君王靠这些收集来的歌谣，观察一地民风，看清政令的得失，对照着调整治理的办法。出任采诗官的，多是年岁较长、性情沉稳之人。他们揣着木铎，走村串户，不摆官架子，也不急于下定论。春耕的劳累，秋收的歉收，一家人别离的愁苦，百姓随口唱出的欢喜与委屈，都被他们一句句收存下来。他们不随意修饰词句，不会为了讨上层欢心，把民间的话改得柔和好听。今天我们读到《诗经》里那些质朴的篇章，大多就是他们踏遍乡野，风里雨里采风得来的成果。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底层百姓最本真的心声，送到王城之中，和今天深入田间地头走访民情的记者，心意是相通的。

和游走乡野的采诗官不同，史官守在朝堂一侧，做着记录时政的差事。周代定下规矩，左史记下君王的言语诏令，右史记录国内发生的大事，笔墨落于简册，不能轻易涂改。春秋的董狐，是史官里很出名的一位，权贵施压也不肯曲笔，坚持据实书写，孔子称赞他是良史。司马迁不愿意只靠着官中收藏的简册著书，收拾行囊远行，走遍旧日古迹，寻访当地老人，一点点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旧事。历代的兴盛衰败，人物的善恶功过，他都一一记下，不刻意遮掩，也不刻意夸大。《史记》能够流传至今，被后人看重，靠的就是这份不偏不倚的持笔之心。今天的记者记录当下发生的新闻，史官记下代代王朝的史实，说到底，都是为后世留下一份可信的记录。

等到商品经济日渐繁盛的宋代，市井热闹起来，百姓想知道的消息也多了。官府有邸报，只在官员圈子里流转，刊载朝廷政令，普通百姓很难看到。民间慢慢生出一群内探、省探、衙探。他们常在官门、省署、街巷之间来回走动，打听朝堂动向、官吏任免、地方上的新鲜事，整理成小报私下传抄。小报不受官样文字束缚，朝堂秘闻、市井趣事一并收录，高墙之内的消息，借着薄薄纸页，落到寻常百姓手上。官府屡次下令禁止小报流传，可市井之中需求旺盛，手抄本依旧悄悄传开。这些打探消息的人没有俸禄，行事还有风险，算不上体面差事，却实实在在做着搜集资讯、向外传播的事，是最贴近后世访员的一群人。

有一点需要理清，“记者”这个专门称呼，出现得很晚。晚清办报初期，外出采写消息的人，普遍叫访员、访事。古籍里偶尔能见到“记者”二字，只是记述、记下事情的意思，并不是一份职业，《管子·封禅》那句“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便是这样的用法。一直到近代报业慢慢发展，“记者”才固定下来，专指外出采写新闻的从业者。

外人看记录这件事，好像不过提笔写字，其实内里有不少难处。下乡采风，要受得了路途奔波，耐得住寂寞；面对权势，要有守住本心、不肯违心落笔的底气；消息杂乱的时候，还要仔细甄别虚实，不被流言牵着走。采诗官不遮蔽民间疾苦，史官不肯曲笔护短，宋代探访消息的人顶着禁令传递见闻，支撑他们的，是同一份朴素的坚守。

载体一直在变，从前是竹简绢帛、手抄小报，后来换成报纸，再到如今的屏幕，可这份职业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走到现场，倾听旁人，如实落笔，把世间的声音留存下来。古时候没有“记者”这个称谓，却一代代都有这样的记录者。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留下姓名，用文字留住一个时代真实的模样。我们如今过节回望，也是读懂这份跨越千年的传承：只要愿意忠实记录人间，便是时代的记录人。

藏在枝头的念想

滕健

流年墨痕 日照天海食品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田里五谷已归仓，苹果梨儿也已入窖，唯独柿树还守着满枝的红火，不肯让秋轻易谢幕。

我家屋后的田埂上有棵柿树。树龄比父亲年纪还大，是爷爷幼时栽下的。这树性子有点偏，东边结的柿子涩，西边又是另一番光景，皮薄肉嫩，咬开就淌蜜，那是父亲请老果农嫁接的新枝。

打记事起，这棵树就是我秋天的念想。春末夏初，枝头冒出青青的小柿子，有指头肚儿大，我就往坡上跑，扒着树干数一遍，生怕哪一颗被风刮走了。等我稍大些，便抱着树干攀爬，坐在上面晃脚丫。

秋凉，柿叶染成橙红，柿子也像新嫁娘蒙着盖头。放学路过柿树，我要瞅好久，回家拽着母亲吵着要吃柿子。母亲笑着说，不到时候柿子涩，霜打过才甜。接下来的日子，我早上睁眼就扒着窗往外瞅，盼地上栖满白霜。

霜落。窗户漏进的光泛着白，院外瓦楞上、柴垛顶，全覆了霜花。我拽着母亲，喊着要摘柿子。母亲早把竹篮、麻绳备妥，父亲扛着梯子走在前面，我和母亲跟在后面，踩着沾霜的草叶往坡上走，裤脚沾着凉丝丝的露水，心里却热得发烫。

父亲三两下就蹿上树杈。他把绳拴在竹篮提手上，系到树枝上，摘满篮子，把绳往下一顺，我和母亲在树下接着。父亲专挑西边那枝摘，说那枝上的柿子甜。树下，柿子堆起一座红果山。我挑一个又大又红的柿子，抓起就咬，汁水顺嘴往下淌，果肉在嘴里化开，那甜劲直往心里钻，比过年吃糖糕还香。

摘下的柿子，有的还带着青涩，母亲得漤。涩柿子含单宁，用温水拔去涩味，这是老辈传下的法子。她心灵手巧：先在大缸里调好温水，手试不烫不凉，再把柿子放进水里，用塑料布把缸口扎紧。过上一宿，掀开塑料布，清甜的香气就漫出来，原本发涩的柿子漤得既脆又甜，咬一口嘎嘣响，是不同的清爽滋味。

那年柿子收得多，红的黄的铺满屋。父亲要酿柿子酒，母亲也赞成。我们专挑个头饱满、圆润的柿子，把柿蒂拧落，在清水中淘洗。父亲搬出陶酒坛，用沸水烫三遍，倒扣院中沥干水汽。母亲将柿子切块，倒进木盆，捣成柿泥，那柿泥在窗下泛光，像盛着一窗秋阳。

柿泥倾入陶坛，撒上酒曲，父亲握着木勺，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让每一丝柿肉都裹上酒曲。末了在坛口蒙上棉纱布，压上木盖子，把酒坛搬到避光的角落，像藏起一坛秋天的秘密。最初几日，坛中柿泥开始苏醒，细密的气泡从果泥里钻出来，发出细微的“滋滋”声，清甜的果香混着初生的酒气，从纱布缝隙漫出，屋中便浸在香气里。发酵后，父亲将坛中柿泥过滤，琥珀色的酒液，顺着纱布滴进酒坛，密封后移到阴凉处，静等时光把风味熬得更醇厚。

小雪一到，房顶落了皑皑白雪，陈酿的柿子酒到了最醇的时候。晚间饭桌上，母亲炒一碟花生，父亲拧开酒坛的封盖，醇厚的香气瞬间漫开。父亲给我倒了小半杯，我抿下一口，柿香先在舌尖散开，接着一丝暖意漫上来，没有白酒的辛辣，温柔滑过喉咙，片刻便暖透四肢百骸。父亲举杯饮下一大口，喉间溢出满足的轻叹，笑着说这酒很地道，是只属于咱们家的秋的味道。那味道，我记到现在。

我总盼着秋末枝头柿子红，盼着天一冷，能喝到自家酿的柿子酒。也盼着所有寻常日子，都像枝头熟透的柿子——裹着软甜，淌着汁水。霜一降，全村的柿子就红了；柿子一红，秋就甜了，冬也暖了。这，就是日照人藏在枝头的念想。

山云

路来森

云之极美者，莫过于山云——山中之云，多变，多形，多态。

登泰山，至泰山之巅“天街”，行走天街，你的第一感受，就是“荡胸生层云”。总有云，在飘荡，在游逸，稀疏的，粘稠的，扑面而来，荡胸而来。稀疏者，丝丝缕缕，淡若游丝，缠缠绕绕，缠绕成一个梦幻迷离的梦；黏稠者，如雾如乳，对面不见人，但闻人语声，人是雾中人，人是云中仙。

有时，天街无云，天街之下，半山腰里，却呈现出乌云漫漫的景象。不仅乌云漫漫，而且垂目下望，还能看见山下乌云间，闪电道道，在云层中划过，如猝然燃烧的火焰；能听见闷雷阵阵，在云层中，轰然而鸣；想来，山下该是山雨淅淅，或者瓢泼潇潇了。

深沟大涧，常常积云充盈，黏稠，涌动，景象别是一种壮观。沟涧，完全被云弥漫，涧云太厚，如乳如浆，你看不清涧中的任何事物，你只看到弥涧的云，云的黏稠，云的涌动，云的卷涌而出。此时，若然你站立涧崖边，探望，明知底下就是万丈深渊，却毫无恐惧之感，只因，涧云太美，美淡化了恐惧，乃至消弭了恐惧。

涧云上涌，翻卷而出，亦是一种特别的气象。

去黄山，一定要去景点“仙人晒靴”。“仙人晒靴”，其实是一深涧半腰处的一块靴状巨石，涧口之上，一亭翼然，谓之“排云亭”。那一日，去看“仙人晒靴”，“晒靴”没有看到，却恰好遇到了“涧云翻卷”而上的景象。导游戏言道：“你们很幸运，虽然没有看到‘仙人晒靴’，却看到了难得一遇的‘排云’景象。”

真个是“排云”，云，从沟涧涌出，翻卷而上，人站在排云亭中，扶栏而望，但觉涧云扑面而来，汹汹涌涌，涛涛阵阵，“排云亭”瞬间被吞没，人也完全陷入云团之中。

那一晚，夜宿黄山之顶安徽电视台宾馆。

第二天早晨，盥栉毕，推窗远望，不曾想，远景未见，一股浓云却扑面而来，穿过窗口，嘶嘶嘶地扑进室内。于是，赶紧关窗，室内，已然云丝逸逸然。凝视着那飘逸的云丝，曼妙的情绪油然而生，于是，浮想联翩。

想到一个人，想到一本书，人是清人舒梦兰，书是他的《游山日记》。

九月十六日日记，亦写到“云入室内”，只不过他写的是“暮云”。其文曰：“暮云满室，作焦曲气，以巨爆击之不散，爆烟与云异，不相溷也。云过密则反无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见。阖扉则云之入者不复出，不阖扉则云之出者旋复入，口鼻之内，无非云者。窥书不见，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谓‘云醉’。”

云进室内，缠绕不去，舒梦兰谓之“云醉”。“云醉”二字，真好，好在云的恣意不拘，好在人的沉浸于云。醉有种种，“云醉”大佳。

八月十日，记坐“凌虚台”观云：“坐凌虚台偃盖松下，见诸培嵝上冒絮纷起，绵绵蔓蔓，连属成片，则缘崖漫谷，弥望四塞，浮游荡漾，浩如瀛海，莫窥其际。”

这是居高而观，是平视或者俯视的角度。

云，从大大小小的山头间，纷然冒出，如絮如缕，绵绵不绝，正所谓“云无心而出岫”也。“出岫”之云，在飘逸，在呼唤，在聚散，最终，连属成片，填崖塞谷，浮游荡漾，浩如瀛海——是之为“云海”。云山雾绕，这是山景，更是仙境。相信，此时的作者坐于“凌虚台”上，真有点“独坐大雄峰”，雄视一切，成仙成佛的感觉了。

同样是写山云，清人黄图珌，在其《看山阁闲笔》中，如此写道：“身倚磐石，手弄流云，其一种萧疏清冷之致，诚可自相怡悦，不能赠人也。”

很显然，“诚可自相怡悦，不能赠人也”是来自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一诗。只是在此，黄图珌用现实的具体情景细节，作出了更形象的诠释。

“萧疏清冷之致”，也只有身在云中之人，方有此等感受。

我更喜欢的，是其“手弄流云”四字。真好，这是在玩云，在戏云，把“流云”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表达的是一份闲适，是一种生命的悠游自如。身在山中，身倚磐石，这“云”，也只能是属于自己的，他人安可得之？

山之云，多变，多形，多态。恰如郁如启《云赋》所言：“无根则渺茫随意，有形则灵幻无穷，千姿百态，渺渺飘飘；十色五光，朝朝暮暮。”

诚然哉。

纸质书的魅力

王文莉

知乎有个关于纸质书的讨论：纸质书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有人回答：“没有消息提醒，不会弹出新闻，不会弹出广告，不会弹出推送，把你的电子产品下滑一下。全是纸质书缺乏的功能。”这个回答的确戳中一些人的痛点。有些需要边阅读，边思考的书籍，很容易被手机的各种消息推送，广告弹出打扰，影响读书的专注力。

也有人说：“可以收藏，翻的不是书，是情怀。”的确，很多人看书喜欢划线、标注的充实感，更喜欢闻着淡淡的墨香，将喜欢的段落，誊写下来，便于以后翻阅。这类人读的不仅是仪式感，更是一种怀旧情怀。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无论是为情怀买单，还是培养专注力，纸质书的幽幽墨香、扑面而来的厚重感，尤其经典书籍依然受到年轻人追捧。读书、藏书，就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俨然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科技的不断发展，让电子书成为时代必然。相比纸质书的厚重，电子书轻便、快捷颇得读者青睐。各类读书软件琳琅满目，有微信读书、QQ阅读、掌趣、咪咕阅读、起点阅读、百度阅读、米读、书旗、蜗牛读书、追书神器等等。

我自己主要用微信读书，界面简单，没有广告，读起来舒服，不会被无端干扰。尤其喜欢它的点评、划线功能，有一种在纸质书划重点的感觉。可以将划线部分导出来，便于整理读书笔记。还能查看别人的划线和评论，进行群体互动，同一段文字能看到不同的理解和相关拓展，甚至有人给标注生字、生词，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从中学到不少知识。

相对于阅读，听书市场也日益火爆。听书不但解放双眼，更解放双手。碎片化阅读的兴起，无论地铁、公交；餐厅、银行等场合，都可以看到很多人戴着耳机，选择听书。

目前听书平台有微信听书、喜马拉雅、蜻蜓、荔枝、樊登读书、懒人听说等APP。我个人喜欢有书共读，不但督促自己每个月固定读完几本书，团体共读的力量让你觉得自己在参加读书会，和大家互动学习，共同成长。

我尤其喜欢晚上听书。白天用电脑工作，眼睛非常疲劳，这个时候选择闭眼听书，不但缓解视疲劳，而且相对清静，不被打扰。夜深人静，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让耳朵和书本，沉浸在作者的思绪里，汲取其中的智慧和精华。

时光不老，读书不休。读书像一日三餐融入我的生活，虽然没能带来“黄金屋”和“颜如玉”。却让我忙中抽闲，茶余饭后，放松心情，舒缓压力，日子过得闲适安逸。

投稿邮箱变更启事　本版新投稿邮箱rzrbfk@163.com即日起启用，欢迎来稿。原邮箱将继续使用一段时间。